3

墨筆

季刊

現代詩是晦澀難懂？

無塵輯

談起現代詩，就難免使人想到晦澀。晦澀好像是現代詩的同義詞。許多人聽說現代詩晦澀難懂，就不想去讀它了。這是很不幸和不智的。事實上，所謂晦澀和明朗是相對的。很難有一首詩，讀者的反應剛好和作者的原意一模一樣，某甲覺得明朗的詩，某乙也許百思不解。這是經驗、感受、和想像力的問題。即使兩個人都自以為懂得這首詩，兩人的懂法仍有差別，不會完全相同。英國批評家瑞卻茲（I.A. Richards）說過：「不經心的閱覽，使我們失去詩中的一切。」費拉爾也說過：「假如我們有讀現代詩的習慣，則晦澀不能難倒我們；一旦我們失却這種習慣，則明朗亦無補於事。」

一般而論，現代詩一反十九世紀末期浪漫主義的作風，它所革的命，是那種告白式的情感與無病呻吟。現代詩要求向靈魂深處發掘，要求內在精神的闡明和溝通，要求敏銳的自覺，要求心靈更純粹的創造。許多以前詩人常用的題材，已被摒棄；常用的觀察方法及表達角度，已經改變。在此，姑不論這種方向是否正確，它已經蔚然成風，滙為洪流。我深深地覺得，現代詩的晦澀，是對於科學文明的一種自衛和反抗。科學要求外證，要求明確；現代詩偏向內視，偏向晦澀。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個傳統的讀者，當然會感到無所憑藉，感到茫然。

晦澀是一個老問題，幾乎每一位現代詩人及批評家對它均多多少少發表過意見。艾略脫

認為，晦澀可能由於詩人個人的原因，使他不能用其他方法來表達；可能由於新奇；也可能由於要表達得更緊凑，而刪去了一些讀者慣於尋思的東西。法國當代哲學家，及文藝批評家，馬里丹（Jacques Maritain）則將晦澀分為兩類，一類是詩的本質上的晦澀，一類是外形上的晦澀。英國詩人及文學批評理威呂特（Herbert Read）則認為晦澀和含糊不清應該有所區別。含糊不清主要是文法上的；晦澀是想像上的。

其實，不得已的晦澀是可以同情的，作者因為有某種理由，無法寫得更清晰；或是作者力有未逮，未能將內心深處的意念，用文字很確切地表達出來等，均屬於這一類。我認為，想像上的晦澀，是可以接受的。愈是將不倫不類變為一類，愈能見出詩人的匠心獨運。當然，設想的高妙與否，在於能否抓到事物的重心和共同點，否則便變成了痴人說夢。我們對於詩人憑藉其想像力將世界重新組合，以滿足其創作的目的，是應當鼓勵和喝彩的；問題在於是否誠實和適當。不誠實，或不忠於自己的作品，是偽詩，雖然，別人不一定能夠一時覺察出來，但終究難逃時間最後的審判。表達得不適當的作品則是劣詩。在我看來，適當是藝術的一切。適當的比喻，適當的選擇題材及字句，以及適當的割棄等等，幾乎包括了所有的創作活動，以及藝術家及詩人的修養在內。想像上的適當，可以藉一件已知的事物一使不知的成為知一。讀者對於這種想像上的晦澀，終有透悟的一天。如果作者的想像，同並不適當而造成晦澀。但當時創作的態度是嚴肅的，則最多是一首不成功的劣詩而已；作者的嘗試和努力，還是值得敬佩的。

對於故意用含糊不清或割裂的字句，向讀者閉「偉達之門」的作品，我們就覺得難以忍受。有許多詩人，以晦澀為時髦，誤認凡明朗的詩皆是劣詩，凡不能解的都是好詩。他們以自動語言為語言，以盡量割裂、顛倒、不通的字句為現代化的標準。這種如同囈，超過文字彈性的作品，便是符咒。這種晦澀，是死衙堂，是無法走得通的迷宮。馬里丹對於現代詩及現代藝術的研究，深為艾略脫所推崇，他却說：「自動語言不會產生自由，只會造成分崩離析。離開智慧的燈光，這種無意識的自動生命，根本無法反映任何「新」的事物。」在談到現代藝術的晦澀性時，他又說：「他們（指現代偉大的藝術家）逃避邏輯的理性，在意義上是指：改變它的用途，並不是將它取消。」我深深地佩服這兩句話，以自動語言為創新，以徹底捨棄理性為現代的詩人，應該三復斯言！

現代詩的緊凑、內向、敏感、深入等等，給予一般讀者的印象是比較晦澀和難懂的；但現代詩並不是故意在切斷與讀者的交通，或關閉欣賞之門，這是可以斷言的。

中國哦中國

中國哦中國
你就是那個在我記憶中長大的中國麼？
你就是那個在歷史內奉為至尊的中國麼？
當我的黃皮膚寫方塊字底兄弟在不斷吶喊
　　咱們的釣魚台呢　沖繩島呢
而你却在咫尺之外服下過量的安眠藥

南京之後
總幻想你已甦醒
幻想你已不是那個脫光褲任人打屁股的小子
而你仍被人遺棄

中國你只是草紙糊的佛像
　　你是個私生子
　　你是半窗患病的太陽

中國，哦
我成天為你而歌
而我驚見你臉上繡着美麗的羞恥之后
我只擁着你的影子
　掛着不落的淚

（民六十年九月稿）

★谷風★

短章

□雨萍

一、問故園——昨夜一宵幽凄的冷雨，令晨一羣燕子翦翦地掠過秋空，我也擬飛回舊壘，無奈極目天涯，也穿不透萬重煙雨。憨憨的燕子啊！你可能為我探問故園？看庭中垂柳，是否依舊青青，看雕欄玉砌，是否已成敗瓦頹垣。

二、私　語——十二月的嚴冬，我在山中漫步，溪澗一如飛瀑，激盪起萬千朵細細的雪花。我在林間低徊，身影畔，亂紅如雨，却驚訝於脚下，仍有一片未凋的綠草。心底有一個難忘的影子，我在他身邊低語，你可願把這道溪澗當作我倆的夢湖，把這片綠草，化作你我長青不變的友誼。

三、尋　夢——他送我一朵淡紅的玫瑰，一首美麗的小詞，充滿溫馨之情，他在低訴這是愛的心聲。面頰染上輕紅，嗔！我已沉醉，揮動禿筆，譜成一首愛的心箋給他。曾已何時，他身畔已再添麗影，那萬斛柔情、那依依的訴說難道已成泡影。多美麗的謊言，多感動的哄騙，到今只換來一聲「我抱歉」就此揚長而去。尋夢的女孩啊！妳該醒了。咽下酸淚，哭那愛情消泯，純真的心靈枯萎了，情何堪等，只留下無涯的回憶。我且拭淚而看，何月何日，那美麗的玫瑰，那動人的詩花，又該摧毀那個尋夢女孩的心靈。

脫稿於一九七一、九、五

但願你能讀到

——遠寄給一頭失落八年的孤雁——

請君試問東流水，
別意與之誰長短！

★大湯★

四哥：

當你讀到這封信的時候，不知是何情緒——曾記得有一隻稚嫩的雁兒，曾招母親歡笑，也曾惹母親惱怒；但在八年前的一天，他逕自遠揚去了！別了呵讓的母親，別了廿年來夢的溫床。沒遺下什麼，只是那麼輕輕的揚一揚翅膀，那麼輕描淡寫的飛走了，遠去了！

就這樣，悄悄的，時間與時間之間織就了八年的相思，織就了一長串無期而虛渺的懷念，——就這樣，沒遺下什麼。

呵你，四哥，你還依稀記得如斯一個故事麼？記憶中，那似乎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了！

你知道，四哥。現在他年幼的妹子正伏在案前，正流着淚，可是，沒人呵護的，她脆弱得如一隻被欺的燕兒，孤零零的，沒人同情，沒人慰撫——哦！沒有，沒有呵！她哭了！她委曲的哭了！

是的，她哭了。一任淚長長的，有如那串長長的，八年的相思。你知道？四哥。

綠窗前幽幽的飄曳着輕音樂，她猶自低低呼喚她致愛哥哥的名字。——

哦哦，四哥！四哥！你聽到麼？你聽到麼？曾有很多次夢見你，夢見你踏着一架單車歸來，寬濶的唇角依稀掛着那一抹淡淡的微笑，很熟悉的微笑，很淡很淡的弧度。正如那很多次你下班或玩闊歸家，踏着車子。啊！是的，就是那輛車子！那輛經年累月，已殘舊不堪的車子！你回來了，你回來了！

「哦，四哥！……」我驟然瞥見你站在門邊，笑着，推着車子，剎那，過度的興奮使我溢出了眼淚，只懂呆呆的，語無論次的歡呼着。

有一陣子失神！遂飛奔上前，妄想拉你的手，但，我甚麼都沒拉到，只拉到一片空白，一片苦寂的虛空。你已急不及的背轉身，踏着單車，你走了，沿着來路走了！

我急急的追問你的歸期，你只是笑而不語，愴忙中，追你不上（你的車子好快？）我又急又怕，甚而懊惱自己為什麼不早點過來拉着你？我早該過來的！

我嘶着嗓子連連呼喚你的名字，可是，你不回來了，你不回來了！

我唯獨擁一腔無奈，一腔悲戚；當凝望那一輪子車聲將你載走，載遠！你高高瘦瘦的、文質彬彬的身影，你的微笑依稀，依稀……

啊啊！四哥，隔別經年，你脆弱的心靈又多植了一分殘忍了嗎？你說。

夢中，一次又一次的，我們再度重逢，而你總是默默的，來了，又走了，叙叙得像風。哦四哥，告訴我，「默默」到底又表示些甚麼呢？我不懂，我真不懂呵。

夢中，我常駭怕，當你的一列車聲跡遠，我不能不踏然忖思，一次再見的代價又將虛耗我們多少心思？而歸期呢？歸期呢？哦四哥，你的歸期又是何等的渺渺無期！縱然問神或那個上帝也不知！畢竟，「和平」只是一個誘惑的字眼，你的歸期連吉普賽人的水晶球也卜不到。

前些日子窮得發慌，把唱機連唱片一起賣掉，連同那首「大江東去」——那不是你最喜愛的嗎？在你離家的前夕，在你和我們相聚的最後一個晚上，你老唱着這首曲子，一首很幽怨感人的曲子，你總說：「多唱一次吧，明天我將聽不到了！」

哦，怎樣教人難忘的一個晚上？怎樣淒戚的一句又一句：「明天我將聽不到了！」那一刻，我經已納入記憶，將珍藏至永恆。

四哥，這些至今你仍記取？

我好歉疚，畢竟，我們連你最心愛的也出賣了？——那張放置了八年的唱片，縱然已很古很老。

直到八年後的今天，我才驟然驚覺：你臨別的步履多不該帶着「大江東去」如斯幽怨的調子，天也不該網雨，在你的征途上，這些都是很不祥的。

不幸比貧窮更可詛咒，今年初，二哥又第二度接受軍訓了，呵！可憐的媽媽！她的兒子都一個個的離她遠去了！此後，她的鬢邊又將平添幾許白髮？……

我們都是不相信命運的人，好像不相信一切神的存在。而現在，我們的信心快溶化成太陽下的水了！再揚不起驕傲的羽翅。

乍然接獲二哥五月的來信，使我淒然驚惶的不能自已：「命運我是一向不相信的，而然自從我每次的遭遇都在偶然的渡過時，我現在不能不相信命運了！」

握着二哥的信箋，甚麼是命運？我仰看蒼天，我俯視大地，我的心緒茫然！

我是一個否定命運者，但，又怎能不相信二哥呢？——一個剛復自傲的人也被迫向命運豎起白旗哦！

啊！媽來叫我開飯了，又是黃昏時分。我只是漫聲應着——我不讓媽知道我又在爬綠格，儘塗一些傷感的語句，怕她又傷心，流淚，我只讓我自己知道。

看！四哥，此刻夕陽淡黃的金光灑落大地上，梁下了一地黃。雲、很輕、很飄逸。忘記誰曾以雲來比喻人生？哎哎！四哥！你就是那雲？天邊那朵飄雲？何時你流浪的足跡始流浪歸去？……故園的門庭時時刻刻為你開着，狹長的小徑時時刻刻的在等待着你的歸來，等待着那一串鈴聲來搖响一小徑的寂靜。

夕陽斜斜的，漸偏西了，暮色漸濃漸濃……漸濃的，還有那些欲揮而揮不去的黯；那個「憶」字也斜斜的橫躺紙上——啊！寫了四張紙了，心裏的話還沒說完，生命本來是沒有完結的。——

還該說些什麼呢？今天——十一月一日，國慶日，一個重大的日子，但，我沒有忘記，這是你離家的八週年紀念。

四哥，在烽煙瀰漫的國度裏，我們都是亂離人，遂淒淒然的承受了戰爭的果實。

八年前的今天，我來不及祝福你，八年後的今天，讓我重新補上，好嗎？——且結上一串長長的祝福、託清風、託白雲，遙寄給你，而祝福以外、關懷以外，還有那一長串八年來在心靈深處默默的懷念……

哦哦！四哥！四哥……

——十一月哭於窗前

靜守滿樓明月

……給林林，那個穿起征衣的大男孩子……

忘記了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就喜歡憑欄遠眺　翹首仰瞪一輪圓月，聆聽一連串繫在秋風裏的虫鳴，可曾帶來你千里外的訊息。哦哦！夜闌人靜，想你念你之意就更濃了。

今夕，八月裏的第一個月夜，月光從窗外射進來，瀉滿一樓的銀輝。小樓悽悽迷迷的，我沒有開燈，深怕那分庸俗的燈光擾壞一樓柔柔似絮的淡照。夜，好靜，萬籟俱寂，四週安寧如恆，响午時的喧囂已夭折。我就是喜歡這麼般恬靜的夜，恬靜得連那些該死的鼻軒聲都耳聽常滿。靜悄悄的，在月色下冥想一個子夜，這該是好詩意的呵！然而；每當月亮以銀網撒向我，以銀光窺伺我，而我排列着儘多懷念的胖子該窺伺誰？一腔的愁緒該投向誰？該撒向誰？

於是，我低誦、我沉吟，那首愴惻的關山月：「……由來征戰地，不見有人還，戍客望邊色，思歸多苦顏，高樓當此夜，嘆息未應閒。」唉唉！今夜，你是否在荒漠的崗崖上荷槍賦詩？荷槍餐讀夜風的凜冽？或哭悼一臉過早流逝的童真？悲歌明天後之明天？啊啊！林林！想起你，總是不能自已的輕喚你的名字，一遍　再遍……。

是第幾篇的懷念了！寫給你。而你的回音總是石沉大海，渺然又渺然。幾百個日子了，可曾讀過你片紙隻字，屈指數數看吧，我們分隔又是一個涼意盈盆的秋了。那些記憶裏的諾言，是忘記了？頻頻寄給你的信箋，是遺失了？或是你被調往別處！信才寄到？唉！也怪難的，征人的生涯就像天上那朵不羈的雲、飄流於海面的浮萍，問踪寄跡原無處。

無論怎樣，當你看到我寫給你的想念時就要常來信，信上不用寫些什麼，就是在白紙上填上你的名字我就感到滿足了。哦哦！告訴我，林林，常想我？念我？常給我寫信？否則，我的生活會過得煩燥乏味，孤獨窒息，像那株已枯毀的鳳凰木。

沒有你在，我的小樓就全然岑寂，且都不能哄鬧活潑起來，你送給我的風鈴，現在

仍掛在窗框上，風起時，它就叮叮噹噹，一如我對你思念的殷殷。嘆嘆！風鈴又在搖響一樓的啞然，那種淒然音韻，已失去往昔的幽美旋律，不像你在時那般娓娓動聽。窗外，誰家的孩子在唱：貪懶、貪懶，貪到平卅晚。哦哦！好可愛，好幼稚的童音啊，幼稚可愛得使人心疼。

我們何曾未擁抱過這樣的一個金色年華？還記得嗎？當我們都已脫離襁褓，兩行鼻涕還牽在嘴唇上，我們何嘗不是不像他們一樣頑皮，終日跳跳崩崩（二字足旁），愛哭哭笑笑，吐舌頭，扮鬼臉，中秋夜就在我的小樓串一些風月年代的故事，一些剛從幼稚園老師口裏學來的故事。而這些就已足夠我們回味一生的了。或興緻索然，就提着那個補得不能再補、忽明忽暗的花燈偷偷躲在那棵大大的相思樹下天真地哼着：月光光，照地塘，年卅晚，摘檳榔……。唉！那些那些，畢竟都離我們很遠很遠了。現今，所能擁有的，就只不過是冷酷的現實吧了，除此之外，我們就一無所有。

今夜，繁星伴孤月，而我呢，誰來伴我，於是！我又不禁想起李白那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亂……對着潔白如鏡的月光，我該顧影自憐？抑或，孤芳自賞？

今夜，我該莞爾？我該悒鬱，對於過去或者未來。哦哦！且靜守滿樓明月吧，當月落之前，撥拾一些零落的過去，默默記取那年的今夜，還有；甜甜的故事，雖然回憶並不能烙住那一大串詩般瑰麗，甜甜的日子。

窗外，有風、有烟、有雲，有皎潔的明月高掛。唉唉！就託秋風、託清烟、付雲、付明月，寄一懷千言萬語，一懷離亂歲月的思念、祝福，給你，給你。

而你呀！林林　幾時幾時，方能卸下戎裝，披一身銀輝，掠過一系列印在地上的細碎花影，來到我的小樓，一杯在握，與我共邀星月和歌對飲　酩酊共醉一樓溶溶月色。

民六十，十月，月華普照的一夜速寫於和好

詩

九月的……

九月之春
風來了——
吾心掀起愛之歌
在藍天白雲的嘴上向你吟唱
如今　吾將歸去
與院中老菊對飲
且摘朵醉後的菊花插在你襟前

九月之夏
風來了——
吹散你披肩的長髮
吹開吾心園的鮮花
今夜　吾將擁你入夢
思念的心房永遠飄着你的髮香
無雲的星特別晶亮

九月之秋
風來了——
雲自東方迎來
落寞就自東方迎來
吾一身早灑滿海的早熟
所以禁不起裙裾的誘惑
送呷飽一夜的長巷的荒涼

九月之冬
風不來了——
故整一季都沒有雲蹁躚　雲舞
送無言青（口旁）嚐七夜寒星
只洗亮夜的衣裳
情被沉溺
呵呵　七件不同際遇的夜的衣裳……

中一員〇〇〇

酩酊的你

——郭乃雄

討厭。古堡外一個醉客
瓶內的空氣當酒
與夜神乾——乾杯
像你不知從何說起
一把草的香？

眼睛剎那似不只兩隻眼瞳
而是遨舟山頂的白雲
作萬花筒式變化

踢石子
總是一陣瘋狂之後
造物的。別將臉孔板得太冷
佇立湖邊看漣漪
你嚷你需要一點
但是呵　金錢已是那種熱
的千萬年作者

葉

老者言

夢羣

我最愛那些有異感的鏡頭
把正面縮小的視綫然后向外
强放于曲綫玲瓏的直覺下
我一個塑像去浮繪自然的美感
在方中透過圓的曲度反射中捕影
一個迷惘含糊的影像
這一個貌相的視綫應在何方？
據老者言。這是屬於想的希望
一切的也在黑房中去冲放
之后。笑談妙喻的老者言
想要我之眼中的你只要一餐米糧
想要人之眼中的你要陳興道一張
再想要你的眼中的自己就要黃金十兩
我莫名其妙的想了又去思量
之后。我還是這樣的去想
于是。我再去深想着那老者言

天才

爛漫的蘇曼殊

□駱文良□

新近，文壇上似乎為一部銷聲匿跡的詩集刮起一場捲風，捲回到三十年代的文藝創作，的確，在三十多年前出現了一位傑出人物，亦係當時青年男女們極其熟識的作家——蘇曼殊，在創作上，以民初來說，他不算得是什麼大家，但畢竟瘋狂了當時詩體、譯本及小說的文壇，鬧動一時，作者有其獨特風格，字裏行間，不僅感人深切，文情並茂，且悽艷絕倫，我對曼殊確有些偏愛，偏愛這位悲劇人物與其落葉哀蟬般的身世，雖然他一生受着千萬人的敬慕、同情，又充滿着蓋世才華，可惜，行為上踏錯了軌道，生活不倫，招來佛僧道門的咒咀，常給予「污辱佛門的敗類，半僧半俗，根本不適當出家人」等漫罵，可憐的曼殊，生不逢世，忍受着雙重飄零淒涼，沙門內，被人漫罵得體無完膚，可與苑耐庵筆下的魯智深成為佛門雙絕。

我們且撇開宗教不說，按理要瞭解一個人的性格及怪嗜，最低限度要從他的身世、心理、作品、生活環境下分析，這樣，我相信這位可憐的詩人，亦有很多值得同情及可取之處吧！

根據考證，蘇曼殊是一個日本人的血統，名玄瑛，字子穀，小字三郎，出家後，始改號曼殊。他出世不久，父親即卒，在襁褓中，其母（河合氏）改嫁一姓蘇者，蘇某在中國已有家室，回到中國老

家時，事情就不堪設想。在八十多年前的中國社會，是不容許異族同住，何況蘇妻生性忍毒，既氣且妬，豈能容河合子及曼殊久居，糾紛事件遂日益增加，過着鷄犬不寧的日子，當然母子倆是注定被凌辱及歧視，過三年，河合子實不能容於蘇妻，隻身返日，留下一無所知的曼殊，但仍然不能安居，蘇某唯有遣他往香港跟西班牙籍羅弼教師攻讀英文，過兩年，得知父親病死，又迅速返回，那知蘇妻益加險毒兇惡，又被逐出，才十二歲的曼殊，就遭此艱苦貧困底命運，舉目無親，躊躇中始入沙門。從此三戒俱足，憤懣之心油然而生，性格大變，他浪漫，痴呆狂悖，悲劇由此造成。後再返日，在神奈川住下，也曾學過西洋畫，但對中國畫興趣很濃，又攻讀西班牙文及梵文，生平著作頗多，怪癖也不少。在民國七年，因胃病卧於滬上廣慈醫院，身纏二豎，不治而卒，享年三十有五，死後情況更淒涼，佛門無人代理後事，乃汪精衛負責一切，安葬於杭州西湖孤山，一代詩人從此安息。

有關曼殊生平記載很多，軼事無數，我之所說是對他另一看法，是從他環境中去推測，行為不檢是原因之一，他怪嗜特別多，生活放蕩不羈，在廣東慧能寺出家（一八九五年），雖言是三戒俱足，通經禮佛，却不能專守面壁雜念不沾的清心，佛門戒條，視若無睹，過着寄情於歌舞詩酒半僧半俗的生活，嗜酒、喫肉、香煙、寫言情小說，這種種作為，我們可窺視到他是如何的荒唐。身陷沙門，掛名出家（實際上他是誠意的），却很少見披上袈裟，照片裏可看出多穿西裝。

吃飲方面絕對浪漫，他對朱古力糖最為嗜好，不管何等類的糖菓，就要大快朵頤，吃飽為止，當時人給他一個名併，叫做「糖僧」，所以常常鬧胃病，呻吟床第，待久成疾，造成不永於年。茲引述盤石先生曾論及曼殊朋友筆下對他所描者如下：

胡韞玉說：「一日，余赴友酒食之約，路遇子穀，余問曰：「君何往？」子穀曰：「赴友飲。」問：「何處？」曰：「不知。」問：「何人招？」亦曰：「不知。」子穀復問余：「何往？」余曰：「亦赴友飲，子穀曰：「然則同行耳。」至即唉，亦不問主人，實則余友並未招子穀，招子穀者另有人也」。（曼殊文鈔序）。

章太炎說：「嘗在日本，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為死，視之猶有氣，明日復飲冰如故。……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腥大加汲水覽，子穀視之，問：「求偶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

？」女曰：「吾固欲瘦人。」子毅曰：「吾體瘦，為君偶如何？」（曼殊遺畫弁言）。

劉中叔（師培）說：「嘗遊西湖精光寺，見寺後叢樹錯楚，數椽破屋中，一僧面壁趺坐，破袖塵埋，藉茅為褥，累磚代枕，若經年不出者。怪而入視，乃三日前往上海洋樓，衣服麗都，以鵝毳為枕，鵝絨作被之曼殊也」。

上述數則軼事，雖不能全窺到他的荒唐，但可以看出他極滑稽痴呆，以生命作兒戲來遊戲人間。

「聚漿點點疑櫻辮，半是胭脂半淚痕」，悲慘的詩句正合於曼殊底生活寫照。他不慣從戎佛門，對風花雪月尤為酷愛，盡露出一副詩人本色。他曾有過一段羅曼蒂克的「情」所束縛，頭一回，是他未婚妻——雪梅，她所賜給他是真情的、賢慧的、美麗的，一片至情把他傾倒，正當他離開蘇家，舉目無親，萬念俱灰時，雪梅不顧一切全力資助他的經濟及返日尋母，撫開感情方面，雪梅對他就是一大恩人，使他永遠銘刻心田，東去後，第二個「情關」又糾纏着他，在母親與嬸母的安排下，他又為一位賢淑、活躍、多才、美麗的女子所傾倒，他的表妹——靜子，一片款款情深，他實在無法再放走一份眼前擁有的溫馨，怎耐自己是三戒俱足，回顧雪梅，更負累萬分，耿耿於懷，他又決心辜負靜子的情感，悄悄離去，留下無限悲傷與歉疚的心情：「烏舍凌波肌似雪，親提紅葉索題詩，還卿一缽無情淚，恨不相逢未剃時」。懷着憂鬱回到中國，始得知雪梅被母逼改嫁，終不肯答應，為他守貞殉節，這實在是一大打擊，靜子的摯情，雪梅的殉節，他良心員起了無限痛苦內疚，耳中猶聽到雪梅的心聲：「嗟夫，三郎，妾心終始之盟，固不忒也。若一旦妾身見抑於父母，妾祇有自裁以見志，妾雖骨化形銷於千萬劫，猶為三郎同心耳，上蒼曲全與否，弟之問矣。……」這怎叫他不感動呢？心身忍受千萬打擊，他的放蕩，亦可說與這些原因有關！

曼殊的詩悽艷絕倫，感人至深，當然，不能與什麼大家的詩來比較，他的詩是獨創一格的。茲將之錄下幾首，以饗讀者：

契濶生死君莫問，
行雲流水一孤僧，
無端狂笑無端哭，
縱有歡腸已似冰。

▲

寄調箏人

生憎花發柳含煙，東海飄零二十年，
慨盡情禪空色相，琵琶湖畔枕經眠。

吳門依易生韻（二首）

年華風柳共飄蕭，酒醒天涯問六朝，
猛憶玉人明月下，悄無人處學吹簫。

×　×　×

誰情一闋斷腸詞，搖落秋懷祇自知。
況是異鄉兼日暮　疏鐘紅葉墜相思。

憶劉三天梅

九年面壁成空相，萬里歸來一病身，
淚眼更誰愁似我？親前猶自憶詞人。

住西湖白雲禪作此

白雲深處掩雷峯，幾樹寒梅帶雪紅，
齋罷垂垂潭入定，庵前潭影落疏鐘。

過若松町有感

孤燈引夢記朦朧，風雨鄰庵夜半鐘，
我再來時人已去，涉江誰為採芙蓉。

諸如類似的佳作，讀了怎能叫人不為之消魂，不為之哀惜响往呢？

除了詩，在創作上，就喜歡寫小說，其作品內容雖悽艷絕倫，實則為鴛鴦蝴蝶派所不能同日而言，「斷鴻零雁記」是其自白之作，此外還有非夢記、碎琴記、焚劍記、絳紗記、天涯紅淚記、慘世界、嶺海幽光錄、燕子龕隨筆、娑羅海濱遯跡記、文與因緣、拜倫詩選、漢英三昧集等，均傳於世。

衆所周知，曼殊是個絕頂聰明，天才爛漫的人，根據他朋友的描述，他讀過很多學校，通擇中英，但未畢業過任何學校，簡直是與生俱來天賦的聰明，除中文著作，還着手翻譯兩部世界名作：（一）法國囂俄原作之「悲慘世界」。（二）印度人筆記之「娑羅海濱遯跡記」。凡五萬餘字，均用白話體流暢易解，均行於世。

總結上述幾點原因，曼殊之所狂悖不羈而為人所不齒，及他的奇遇而坎坷一生為人寄以同情，則關鍵在：「遭世有難言之恫，又胡忍以飄搖危苦之軀」的不幸，總之，他是值得同情，值得敬佩，縱使一瞑不視，但好像音容宛在，多少人在憶念他的過往，生命如此短促，三十五箇年頭匆匆地過去，却贏得一身痛苦怨恨，「嗚呼！曼殊大師之墓」，如今墓木拱矣！淒涼蕭瑟，一如他生前所留下的識語同樣飄零悲慘：

「人間花草太匆匆，
春未殘時花已空，
自是神仙淪小謫，
不須惆悵憶芳容。」

辛亥年八月廿九日

下夜半雨的濃意

雨神，也許未發現我的小天地，午裏，太陽的燠熱把小樓的清爽關得很密，而南窗下的一張沒有沐有涼意的小搖，堆着很多屬於夏季的小說，與一盤盤沒有沾着半點雨天的靈感的稿子。

無雨——是一種熱的窒息，我的心靈也是一陣窒息，在這沒有風雨吵罵的時刻。捕捉來的靈感只是一陣夏荷的芬芳，不！還有自蛹調的嘶叫中所測出的炎熱，這季，雨呢？風呢？雨中的情人呢？雨中的我呢？

哀哀！一顆臭汗滴落，手上那本曾經伴我渡過一季煩悶的詩集，似恚怒的仰望我那如凝神的眼光，唔！有些討厭臉年的味道。

午後，我聯想到雨季中的無雨的日子，田裏的農夫一定在搖動那洩氣的笠帽，一犇壯碩的小牛也合力的抗議，偶爾，一個赤着上身的小販走過，在唱嗤着？不！在咀咒上天的褊袒。

很多騷人墨客描寫雨季如何詩意？雨季的愛情如何感人，沐雨境的清新是如何脫俗，而我，一個圖視留暮春的浪都的浪子，祇能寫一些屬於夏境的圖騰，孕育夏日的風韻，我只是眷戀花季的嬌艷，或是夏天的杜鵑紅，但我怕雨季攫住那遼遠的思念，思念滙成一條小溪流，奔向我那綠色如春的故鄉，那裏有我雀躍的童年，有我沐雨水的洵氣的憧憬……我亦怕思念自雨中孕育遐思，那裏有我遺忘在淚季的愛情；髣髴雨滕朧的美，亦髣髴雨天的悲惻——當故事揭幕。

今夜——一個沒有繁星的子夜，遠處飄來幾朵失意的黑雲，瞳中搜不到月姐的寒宮，鍵鍵的穹蒼令人有凜冽的感覺，唔！那將是雨來的預兆，我想。今夜，將有一隻杜鵑在訴一段亡國的血史……

倏忽，掠過一陣朔風的寒意，雨點便來自虛無的邈遠的天空，我下意識緊拉那曾渡過三個雨季的寒衣，一陣沁入心脾的寒氣襲來，我在顫抖？寒衣顫抖？

雨！很密的落着，我的思念很浪，雨珠頻頻向那偌大的芭蕉葉寄語，我呢？在向誰寫下心聲。

下夜半雨的濃意

□□□□方明

自霎霎的雨珠的呢喃，我的回憶被石縫的蟋蟀的罷叶拉得很遠，我知道這無星月的故事的子夜，也許我伏在枱上寫一首盈淚的雨季的愛情幽曲，而稿丁旁那杯滿滿的濃茶，亦像我像稿子的吐發鬱結的悶氣，但今夜，我不想讓稿子沿着早雨的氣息，抑是我的憂悒，我冀望能保留它那份屬於夏的成長的風姿，於是我踽踽步向庭院，院內有一張曾讓祖父編夢、回憶的長石椅，我冥然坐下那有歷史性的遺物，我不會像祖父的以酒醉月，以詩弄風，但我却學會他老人家那份憔悴，那份落寞，在這雨意濃濃的子夜，祖父曾低咏李白的醉月，也許他想把隱匿有之翳裏的月亮咏出來，與他舉觴共醉，今夜，我亦希冀月亮能出來領畧我的心意。

雨，很迷濛的洒落，幾株桃樹在靜靜地讓雨珠滋潤它那枯渴已久的生命，庭院的景緻顯得更荒涼，叢樹沙沙作响，黑影斑斑，宛若渺渺孤魂向我呼喚，但我沒有半點顫慄，也許他們是雨中的過客，也許他們回溯生前那段屬於自己或雨季的故事，孤魂啊！你也喜愛這下夜半雨的濃意，不！闇昏才是你我世界，當生命的轉捩點奔向死亡……。

今夜，是這季的第一個雨夜，也是我以思想扼殺失眠的無聊，孤獨，伴着霏雨，我開始自濃濃的憶念搜索那藍色的夢潮，呵！邱比特的金箭射過羅密歐與朱麗葉的紅心，不！也許只是一種溫馨的傳說，因為我才是沙士比亞筆下的主角，曾飾演一段灰色愛情的主角，而朱麗葉呢？是否也哭出這季雨的愕然。

雨！自庭院延向無邊，我的思念濃濃，夜的寄語濃濃，雨的呢喃濃濃，風的冷意濃濃；在這下夜半雨的夜裏。

向晚的秋

★小冬★

秋都已疲倦得醉死
江南漢子該如何去詢問故園的音訊

1

幾時涉江歸去？
秋已向晚。向晚呵向晚
望夫山上。誰低喚我的小名
誰攫雲展讀我那冤
　永寄不回的家書

唉唉。妹子
我的回歸
是一艘不轉航的船
而船已遠
　已遠呵故鄉
（故鄉的秋在眼眸氾濫成河）

如此。許多佚題的故事
被窗外患病的月夜夜講述
被秋講述
而千山外。妹子
我是一個棲遲的丈夫
買不到回航的舟楫

2

最後的一片葉都不再飄了
希望遂被冰凝
如一支燭光的熄滅
很幽暗的。向晚的秋
縱有陽光
總有一半身心沉淪於黑夜
誰纏緊我歸航的足踝

哦。沒有江
如何涉水如何歸去
朝朝。朝朝秋以一種倦態
熟讀我患鄉愁的臉譜
雁子們都展翼向南
唯我的眼向北。向北呵向北
望斷故園心眼
而且絕望而且唱着哀哀的歌

唉。沒有船
該如何擺渡
沒有江
該如何涉水如何歸去
　希望之火一如向晚的秋
遂將歸期唱成絕响

清晨的絮語

——藍采文

沙城的霧，濃濃的，瀰漫了濃蔭深處，籠罩着靜靜在聳立的山峯。在這自然界中塗上了一抹朦朧的灰白。

推開百葉窗，瑟凍的秋風，撲面而來，一個寒噤打從視線的一隻展着翅膀的麻雀啁啾的劃過，一個孩子瑟縮的迎一風的凜冽，微垂着頭，緩慢的踏着一疲舊的腳踏車，迎着迷濛的霧，漸漸的朝向朦朧的樹林隱沒。

門旁樹下，躺着一片片的黃葉，像躺一地的無奈、一地的滄桑！

俯視着一張張枯萎的黃葉，該是前夕秋風吹落的吧？葉面還駐着今晨晶瑩的露珠，綴在一張張的葉子上。

遠處，在迷朦中，清晰的傳來數聲的犬鳴，接着兩隻影子在蠕動着，像是拖着蹣跚的步伐，迎着凜冽的寒風，乘着霧的瑟意，漸漸地清晰於眼簾。

那年輕的低着頭，踏着路上的黃葉，手挽着一個大大的行囊，老的身材臃腫，蹣跚的和那年輕的青年併肩默默地走着；那年青的望着地下的黃葉，似乎心事重重。老的視線投在遠處燈光明亮的車站，臉上的神韻顯得很憔悴、落寞。默默中，老的拉緊身上的寒衣，踏踉的咳嗽幾下，然後蠕動着口，低低的對那個青年叮嚀着：

「阿養！——新年時，無論怎樣你都回來一趟，你母親體弱多病……。」

望着他倆的背影，與這蕭蕭的秋風，內心在抽搐了一下，有點感觸，有點無奈。

掃着門前的黃葉，默默裏，那一幕又再呈現我的眸中，那一句沙啞而蒼老的聲音又縈繞在我耳旁响起來：

「——你怎樣都要回來，你母親體弱多病……。」

凝視着一堆的黃葉，心有若鉛般重。

浪子啊浪子！何日才能返回故園，返回到自己那身體衰弱的母親身旁！

學費

曾麗萍

又一個炎熱的季節，驕陽有如一隻慍怒的火獸，張牙舞爪地把一口口的熱氣噴發到大地，令人感到透不過氣來。

我頻頻抹着額上的汗珠，徘徊在父親經營的「朱記」雜貨店門前。進去嗎？我問自己！二媽一張尖酸刻薄的嘴臉立即呈現在腦海中。可是，如空手回去，這期的學費又怎辦呢？無可奈何，我咬咬下唇，硬着頭皮踏進這間屬於我幼年時的「家」。

「大小姐，您來了！」一個在此工作多年的老伙記向我迎面走來，搓搓手笑着說：「真不巧！老板剛剛出去了。大小姐！你等等，我去請老板娘出來！……」

望着那老伙記的背影，我感到一陣萎縮。「老板娘」以前我媽不就是這裏的老板娘嗎？自從父親把那女人帶回家後，母親念然捨着我離開了這個「家」。靠着她的一雙手，替人做針線，串珠子，把我養大。爲了不願我放棄學業，於是她，接受了父親的可憐——負責我的學業。却指定要我每期到取。當然除了錢之外，總少不了帶回滿肚子的委屈——屬於那女人所賜的。

現在，我又厚顏地站在店內。等了好久好久，才見那女人帶着一臉的不屑，懶散地行出來。我盡力擠出了一個笑容勉强地叫道：「二媽！您好……」。

「哼！好？我這見不得光的二媽，那及朱家的大少奶奶好！」那女人嚕着嘴，臉上現出鄙夷之色：「別再假細心了，道出你的來意吧！」

「我……我是來拿學費的……」我感到很委屈。

「什麼——」她驀然尖叫起來「上次，你不是拿了嗎？整天的來要錢，如果你父親怪責起來，我可担不起！」

「上次的錢……是用在上學期的，這……這期又快要開學了……」我用力咬緊唇辨，壓抑着內心的激憤，眼淚偏不聽話地從我眼角旁湧冒上來。

「唉哎！好了好了，要哭就回去對着你母親哭吧！別讓人看了，還以為我在欺負大小姐呢？替你們接管這個家呀，真是倒霉了三輩子！」

那女人尖酸地說了一大堆話，極不情願地挪動着那胖胖的身軀，行到收銀櫃前，拉開抽屜，隨便的抓起一把十元、二十元的硬幣，重重的散落在櫃面上。然後，她仰起頭，用藐視的眼光看住我。

我望着那堆硬幣，一種被羞辱的感覺噬着我的自尊心，我沒法再抑制了，回轉頭對着她，大聲地叫道：「我是來拿學費的！要二萬多……」我發現我的聲音顫抖得很厲害。

「二萬！我的天！你以為老頭子是開銀行嗎？這兩天的生意不大好，要錢！明天再來！」那女人冷冷地說着，又故意玩弄着她手上那只巨型的鑽石戒指。

一陣怒火從我的心底直透出來，令我全身都在發抖，我激動地一手抓起一把硬幣，就想向她的臉上擲去。

突然我憶起了母親的教訓：「儀！忍耐點吧！百忍成金！你還差一年就高中畢業了，絕不能放棄的。去吧！儀，把你的學費討回來，唉！只怨媽無能力，去吧！孩子！記住，你並不是去乞、去搶，你只是去取父親的錢！」。

我心念一動，改變了態度，隨手就把櫃面上的錢全都掃入我的手袋。一聲不响，泰然地步出了店門。望着她張口愕目的怪模樣，我感到一陣報復性的快意。讓她去心痛吧！這沒有知識的女人，我不明白父親怎會迷戀着她……。

我轉入了一條橫街，那老伙計從後面追上來叫住我：「小姐，明天再來吧！老板一定在家的！」

我回頭向他報以一個感激的微笑。明天！明天……我一定會來的。古時的韓信能當衆受着跨下之辱，我這小小的挫折，算得什麼？

我坦然地步上回家的路徑。耳邊又再响起母親的聲音：「孩子！記住！你不是去偷去搶，你只是去拿父親的錢！」

漫談近代影片……

提起精神糧食，除了畫報書籍外，最適合於勞動界的要算是影片了。

影片種類繁多；如武俠、文藝、卡通、歌舞等片。而現在最盛行的還是武俠片，差不多每家電影院所貼的廣告皆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或是飛跳騰挪之類的騙人武技，使人看了根本就沒有一點崇高的意識存在。雖然如此，但製片家還是天天嘗試着，而勞動界的人們恆是以此類的影片來消磨閒餘的時間。

至於文藝片，多數是由名作家筆下的小說改編而成。這不知是原著者的版權過於「矜貴」，或是製片家不喜拍文藝小說，而使出色的文藝片在影壇上總不吃重。「可是當每一齣文藝片出爐之際，勞動界的「小姐」們却趨之若鶩呢！」

話又得說回來，為什麼製片家總喜歡拍武俠片呢？這當然是票房紀錄有「基底」之故。亦即是說，人們對於影片的觀感只是「看看好玩」而不顧其意識是好抑是壞了！

記得某報章也曾對那句「看看好玩」下過評語，指出那是因為一些吵吵鬧鬧的胡鬧片不住上演，演的都是人與人之間的荒唐事，或是加插一二幕「胡混」兼「肉酸」的「黃」鏡頭來吸引觀衆們，這皆是「看看好玩」的宗旨而已，而青年們也在此「看看好玩」的影片之下，而學到了一些新潮流的玩意兒；什麼「嬉皮」、「司加」、「迷你、中庸」，嗲喲般的叫救命音樂，跟着便表現出一種隱似厭世的「狂態」來。

鄧天翔

也許社會的刻版生活使人們着實過得索然無味了！所以如上面所舉的影片，還不住地拍攝有些關連，因為貧苦的人間着便會想起些屬於幻想的事，想想怎樣才會發財，跟着便聯想到武俠片的劫財、揮刀勒索、劫鏢等等的無聊事來，但有一件事却又不得不承認和不來揚的；目前，拍武俠片的製片家的技術是較以前進步得多，如銀幕上的一躍身，果然看來是一瀉千里；一揮刀，紅色的血光一折不扣地自身體內流或噴出來。如以肉眼來判斷的話，根本就無懈可擊的了。這一點尤是值得觀衆們喝采的。

還有那些高山林木，幽秀明麗的銀幕畫面，恆是居在城市的人們，那能常看得見？然在此亦能給眼眸盈一些綠、一些明朗的快意，心境也許因此而撇開了日常所接觸的庸勞與忙碌，而到了另一種忘我的境界。

至於那些吵鬧的影片，亦能賦予生活上的一點歡樂，假如你有煩惱苦悶的話，那你就應去看一場嘻嘻哈哈影片，這準會使你被銀幕上的胡鬧弄得那些苦悶不知跑去那兒了。

總括來說：近代所創製的影片皆是純娛樂性的，雖然它有好有壞，只要我們置身其外，看看那些導演們所拍出的戲劇，消消自己的惱悶，排除生活的遠滯，看了之後，拍拍屁股，拉拉背後被壓皺了的衣服，就什麼也沒有了！

完稿於民六〇年九月

短篇小說

幸運鏈鎖

□黃梅

張氏姊妹接受的完全是典型的僑民教育。唸過六年的小學，三年的初中，之后就給父親張亦忠送進英文書院去，英文結業後又按各人的志趣另進修一年實用商業知識，之后。就各自奔前途去了。

大姊若蘭唸的實用知識是商業會計類，她的願望是當一位銀行僱員。

二姊若梅志趣在數理科，現在還在進修中。

三妹若玲最算運氣亨通，實習商科滿業後，就能夠平步地在五洋商行由三等僱員擢升上一等女秘書，似乎頗符合她的理想。

張亦忠是謙信商行的襄理，是一份十分穩定的美事。再養下三個聰明伶俐的女兒，日子過得樂也融融。

生活安定的女孩子看現實大都有她們那不着邊際的一套，俏皮又幼稚，尤其對愛情方面，一切都似乎十分輕省且滿懷幻想。

有一回若梅對肥胖的大姊說：「習見的異性常使我覺得平凡和俚俗，我情願揀一位不是那種老着面皮追求我的人。」

江南美就好像是不曾正面追求若梅似的。因為他總以為自己在追求着一個了不起的理想。

江南美是若梅數理化修業期間的同學，他父親是一位公職人員，膝下只有這寶貝的兒子。所以，他盡一切所能供給南美足夠的學識。然而，南美也不負老子的所望，每學期的成績都是名列前茅。

「人生的道路該是邊瀾而康莊的，如果每人的展望都向盈利的商場，國家將要非亡不可！我倒願做一純樸的技術人員或技師呢！」不知是有意或無

意，江南美私底下的話竟然溜進若梅的耳朵裏。這使若梅益發敬畏他。

在學園裏他們見過幾次面，點過幾次頭。之后，大家認識起來了，的確，若梅對南美有了一個直覺的印象，覺得他真不是那種老着臉皮的人。

其實，男女間的事總有其愛情本身的藉口，這常常就是事情的開端。

× × ×

一個週末的西貢，在咸宜大道的拐彎處。

「——姊姊！」

暮地，一聲悅耳的呼喚自若蘭背後响起，她掉轉頭，啊！原來是二妹若梅！她坐在一輛嶄新而綵着草綠色的小轎車上，旁邊的志仁神氣地向她拋出一個得意的笑靨。

「姊姊！上車啦！我們一齊去玩玩！」若梅霎了霎眼睛，暗示她是一個安排。

若蘭再看看志仁，之后，好像有一股勁兒在促使她。於是，她鑽入車廂，坐在若梅身旁。也許由於若蘭不善詞令，也許由於自卑感的作祟，若蘭很少交上知心的異性，於是形成若梅一種情懨的心理。之后，她所交上的異性朋友都好像專爲姊姊似的。然而，若蘭也很樂意地接受。

車子走上清靜的海濱路上——

「姐姐！妳前次曾說過草禽園內開了一個小小遊樂場？對嗎？」若梅開腔打破僵局。

「若梅！不到守德？一起先志仁有些着急，但很快地就處之泰然。因爲他知道，若惹怒她而取消節目，那不是更糟嗎？

「總是游泳！我倒想去遊樂場玩玩，聽說場內有多種別緻的玩意，有划船，音樂茶座，空中飛輪……」

「從命！」志仁得令一聲，立刻扭過舵盤，將車子駛入統一大道。

× × ×

志仁找了一個適當停車位置，拋下了車。

週末中午，草禽園遊客好擠呢！

走在一段被譽爲情人道的碎石路上，大夥兒收斂話題，各懷心事。

本來嘛！這是一個充滿羅曼蒂克的遊玩：對黃志仁來說！忽然設出一個肥姊姊來，這是一件多麼煞風景的事，真使他大嘆倒霉不已！

肥胖的若蘭是一個相當靈活的人，她何嘗不知道志仁喜歡的是妹妹。神女有心襄王無意，真是苦煞她，的確，心底下她曾暗恨志仁。她愛志仁非他擁有家產千萬，志仁美貌非潘安再世，那塌鼻子，翹嘴唇，八刀眉已夠人討厭，再加上黑黝黝的皮膚

。哦哦！然而，我們的胖姊姊對那塌鼻子有所偏愛，她認為那是亞洲人的典型；翹嘴唇可夠熱情呵！八刀眉是男性的氣蓋；黑黝的膚色是健美的徵兆。志仁在若蘭的心目中壓根兒找不出半點兒缺憾。最遺憾的是志仁不曾向她追求過，就這一點足夠使若蘭傷透了心。可幸若蘭是一個頂豁達的人。今天能與他出遊，縱許志仁曾不屑及小鹿她，但今天興奮情緒足以支持她不眠三晚。

若梅今天作嫁衣裳全為姐姐。可是却碰上那使人難熬的情景，不話沒有窩囊。

走過了碎石路大家的心情也輕鬆得多。

大夥兒有說有笑。

「若蘭姐姐，妳不說今天有個約會嗎？怎麼剛才又單獨出來呢！」若梅打開話匣。

「——臨時取消了！」若蘭漲紅了臉。

「一定是男朋友的約會對嗎？」志仁似乎在嘲諷。

若蘭低垂着頭輕輕地搖幌一下，她委實怪難為情，一種作賊心虛的心理使她不敢正視他，當然，妹妹的所謂約會祇不過是給自己製造一個高貴與繁忙的交際底名銜吧了。

若梅却誤會志仁的原意，醋海波折是愛的徵兆，若梅更願助它興波作浪，醋溜溜的怪有趣呵！——自然是男性哩！很英俊又有錢，更是大學生嘛……不過……」

「其實若蘭人品好，脾氣好，又有福氣，樣子也不難看。」志仁刻意地搬盡一切讚美詞。

被人讚許是一件愉快的事。一種飄飄然的感受使她綻開的笑靨染上一抹微紅。原是圓圓的臉龐更是圓圓的呵！應該感激對方呢！若蘭下意識的抬起睫毛欲拋出一個媚美的注目禮致謝，正想不到志仁也回過頭。倆人的視綫交成一直線，多羞人的窺視。若蘭更害羞得老半天不敢把頭抬起。

一切都逃不過若梅眼內，嗯！這是一個不可多得的機會，順理成章的若梅使箭頭射向志仁：「——不過，我姐姐不喜歡他……」間歇不上一秒「志仁，其實你跟我姐姐正好是一對哩！」

最後的一句可使志仁呆着了。

話是沒有半點說錯，志仁的黑黝皮膚加上一雙銅鈴大眼配與珠圓玉潤的胖姊姊，可話天造地設。

走至一處湖畔，雙雙對對的情侶正在出租的小舢舨上搖曳。好一個脫身的機會，若梅想：

「志仁，我們租葉小舟划划？」若梅問。

「好主意！這種情人小舟最有詩意呢！」志仁忙不迭回答。總之，能擺脫若蘭，單獨與若梅傾訴，是他最願意做的事。

（一一未完）

心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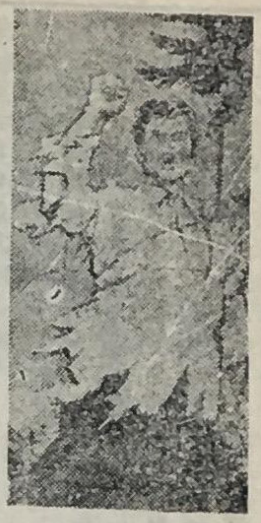
雨在芭蕉

摺起整一幀田園的圖畫
秋的黑翼誘許多
譁然跳傘的雨
　以它們的狂暴
　鞭芭蕉們的絕望
芭蕉驚詫
更那麼無力反抗
在迷濛的踐踏裏　忍受
一聲一擊的鞭撻
而更倔強的標示自己
以洗劫後更新更鮮的翠綠
啊！多事之秋
是你以兇殘巨手翻漫狂風雨
怒打恐慌的靈魂

斷弦

七月描一月的雨滴
　於季節的畫布上
然後　哭峋嶙岩石
　潮汐漲落
　淡被迷濛雨絲吞噬
　而　亦埋葬了一頁褪色的愛箋
此後
　風鈴叮噹敲不醒已死的感情
　　海語　依在
　　風嘯　依在
　貝多芬的琴韻已渺杳
　樓閣　蜘網凝結
　斷弦的琴附着多少古舊愛典的斑痕
　不再鄉起愛曲哀泣的幽嘆！

凱文



十年

黃廣基

她看清楚了，那是一把閃亮的匕首。

「天！你——」她錯愕的退後一步。

「怎麼？害怕了？」

「你誤會了，石虎。」她一連串地叫起來。「你一定完全誤會了！……」

「沒有。」他搖搖頭。「我記得很清楚，電話是妳撥的，警察也是妳叫的，妳……秀梅，妳當然明白自己做了一點什麼。」

「你真的完全誤會了……」

「住嘴！」他喝道。

「但是，石虎，你誤會了我和阿黑……」

「妳還說！」他一把揪起她的頭髮。「妳當然不會知道整天坐在牢裏的滋味是怎樣的，今天，我就要讓妳明白……」

「啊！石虎，不！你聽我說——」

「沒有什麼好說的。」他鬆開手，將她狠狠地推了一把。

她踉蹌的退後幾步。

他揮揮手中的刀，向她走過去。

「不！不！不要！石虎，不要這樣，你聽我說，阿黑不是這樣的，完全不是你想像中那樣的……。」她嗚咽着說。

他的腳步停下來了。

「他——妳是說——？……」

「事情是這樣的，」她說：「那天，我發覺自己有了身孕……」

「秀梅，妳——？……」

「石虎，那是你的。」

「天！這……」

他完完全全怔愕住了。

「我之所以沒有告訴你，是因爲想給你一個驚喜。那天，我要阿黑陪我到醫院檢驗，誰知，你來了。你妒忌阿黑，你以爲他和我……然後，你和阿黑打了起來，終於——……」

「終於，我殺了他。」

「不！那是誤殺。」

「是的！他不應向我撲來。」

「這是因爲當時你已失去理智，他想制止你，然後再向你解釋。所以，才不顧一切的向你撲來。誰知……誰知你竟取出刀子——」

「啊！阿黑！——」他難過地低呼起來，手中的刀「噹」的一聲掉在地上。

「——」她緘默了。

「這是真的嗎？這是真的嗎？」他狠狠的用手敲打自己的頭，「天！秀梅，我錯了……完全錯了……」

「還有，你誤解了我報警的用意，我祇是不想你們再打下去，因爲誰傷了誰都不好。」

他望着她，啞然地說不出話。

他曾說他恨她，他發誓要將她殺了。

但是，現在……

他不知道自己應該怎樣做，他在這一剎那間發覺自己竟是那麼愚蠢，那麼地不可饒恕！

「原諒我，秀梅。」

「這不全是你的錯。」她說：「——如果我早點將懷孕的事告訴你的話……」

「不要說了，秀梅。」他低低的喊。「我很難過，我不知道自己錯得那麼深。」

「石虎……」她泣不成聲。

「噢！我恨不得立刻死去！」他痛苦的說：「我對不起妳，我一直都沒有讓妳過快樂的日子；我更對不起阿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最瞭解我的，而我却……」

「石虎，不要說了。」她的聲音是哽咽的。「——這些，都過去了。」

「是的，都過去了。」他點點頭，傷感地說：「妳——也已經結婚了。」

「我是愛你的，石虎。」

「但是，妳一直都沒有來看我。」

「不是我不想去看你，而是不能——」

「爲什麼——？……」

「因爲……我怕你會難過。」她說：「如果我將一切都告訴了你，你一定會深深地後悔和內疚。而十年那麼長的歲月，我很難保證你能在無比的懊悔和痛苦中渡過……」

「噢！秀梅！……」

「因此，原諒我，石虎。」

「妳……可以等我回來的。」

「但是，別忘了我是一個什麼也不懂的女人，我需要生活費，孩子需要養育。」

「我抱歉……」

「因此，我嫁了；孩子不能沒有父親。」

「秀梅……」

「……」

「他——愛妳嗎？……」

「誰——？」

「妳的丈夫。」

「是的。」她點點頭。「他愛我，他並不介意以前的事，他甚至將小虎當作是他的孩子……因此，我尊敬他；自然，也愛他。」

「我知道，我也明白。」他說：「我沒有讓妳快樂過，我當然也沒有權力要妳等我。」

「石虎——……」

「我的孩子，他……好嗎？」

「很好。他已經滿九歲了。」

「妳說他叫小虎——？」

「是的。他很聰明，但是，也很倔強，完全像透了你。」

「就是剛才那個小男孩？」

「——」她點點頭。

她緘默了。

他倏然想起那小孩所說的話：「如果他是媽媽的話，我也會哭的。」

噢！可憐的孩子。我不會殺妳媽媽的，我不會的，原諒爸爸，孩子……

「畢竟已經十年了。」她說。

「是的，十年，一切都改變了。」

可不是？他恨她，他說要將她殺了的。可是，現在，——什麼都改變了。

「我——要走了。」他說，低低地。

「你……石虎——」

他轉過身，向門外走去。

「石虎！」她叫他。他停下來，轉頭望着她。

他想起了往事，想起和她在一起的日子。

他難過得想哭……

「我……不知道該對你說點什麼。」

「秀梅，我抱歉。」他說：「我不會再回來的；願你們都幸福……」

「也願你快樂。……」

「不要告訴小虎，不要告訴他十年前的往事。我不想讓他知道有個殺人的父親——」

「噢！石虎！……」

「將一切都忘了吧！像什麼也沒發生過。」

「……」

「我走了。妳——多珍重。」

他掉轉頭，走下台堦，走出門外。

雨落着，一絲又一絲的。

他掩着臉，哭了……

（二—完）

暮秋斷想

瑞沁

向晚，風唸着咒語，葉子嘶着噪子，輕輕，輕輕地流來，緣過兩岸的懷念。西角，夕陽撐開最後的餘暉，縹緲着不定的夕暮流雲。此刻，我讓思維在自由地寫詩，望着黃昏輕輕地滑過。

向晚，秋風總是捲統起一曲醺醺的古老小調，總是使人的心靈的小船渡入憂鬱的港灣，于是我的心靈又再悵惘，悅惜；當知道太陽神的金車正在隱沒，像彗星的隕落——這時，充滿着向晚的夢，當年的紀念，以及許許多多的容貌剛被憶起又將忘記在那酩酊的記憶……常相聚的同學，見面時總是串起無限的笑聲，不理到春的嫵媚，夏的舌（目旁）噪，秋的緲思和冬的凜冽。之后，笑聲變爲模糊，遮沒於遙遠，當分離的季節來臨；之后，想我夢竟是如此地遼濶。

當黃葉在寂寞的黃昏互相低語，記憶將會裂開，紀念將會復活；挑起一兩個模糊的容貌，串起一兩季的軫念：日子從指縫指縷縷灶烟，輕嫋嫋地自眼前飄逝，而祇餘下我心內幾許枯槁的歡笑宛如那片真正枯萎的葉子。

接近這個生活的日子，我嘆息在向晚的凉風，愁氣馥郁衝上了靈魂的頂端；於失散的一些鳥聲的黃昏，只有我釣起幾許夕暮流雲，悄悄，悵悵搜集個然，憶及鵝卵石以及童年，以及其他，而悲於太陽季和蟬鳴季猶如片片枯萎黃葉，悄悄地隨着東流水，一陣漩渦，幾許茫然的無奈，就被時代的巨流沖得好遠好遠……

……六十年深秋……

記鎖那列凝望的日子

黃應泉

驅歌響過之后，走了；默默的，沒有握手告別，也沒有一聲祝福。那一季的相聚祇有迴迴，分手之時，就祇有萬縷抖不落的愁思。之后，那一季的沉默，遠了。往事也祇能回味。……

分手之後，你可曾把我懷念？可曾咀嚼過那一季的回憶？

該回憶那些日子嗎？那些我們還在一起的日子。

我們太含蓄了，誰也不肯向誰低頭。

我們有交談過嗎？連一次都沒有！自從彼此的心潮起了漣漪後，我們為甚麼反而不敢說話？誰都不肯先開口，是嗎？除了眼睛是我們說話的橋樑外，似乎就沒有別的了。——我們的嘴唇都是永遠封閉着的。我們滿足了嗎？太遺憾了，上帝既安排我們能相逢在一起，我們却辜負了祂的好意；聚是默默，散也無言，如今，夫復何言？

還記得那些相互凝望的時刻嗎？多少次了，偶而在四目相觸的剎那，還交換了一個會心的微笑！

最難忘的應該是那個預備鐘的凝望吧！是嗎？那天下午，我半途因車壞，趕到學校時預備鐘已經响了，校園靜悄悄的杳無人聲，我加緊了腳步直入課室，不知為了什麼，彷彿是一種預感，一進課室我的眼光就很自然的朝着你的位置望去；而你，又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

（抑或是心有靈犀一點通？）恰巧正回過頭來；我們的嘴角就同時掛上了一個笑靨。於是，視覺接觸在一起，猛然間空氣靜止了。之后，我們的笑也同時戛然而止。那是最神秘的，難以解釋的一霎，直到我遽然的警覺逃開，你也迅速的把目光轉移到書本上。

預備鐘是供同學們自修的時刻，每個同學都在研究自己的功課；誰又覺察得到我們會利用這個時候來互相凝望呢！我們都滿足了。

你的凝望已告訴了我你的一切；原諒我並沒有隨着你眼睛的指示去做。我的個性畢竟是那麼倔強啊！我從來就不願向任何人低頭，其中也包括了你。是上帝捉弄我們嗎？

同學們都試圖把我們的距離拉近，他們知道你的矜持，和我的倔強，故意安排讓我們單獨相處在一起，而我們却又那麼敏感，預先知道又故意迴避開了。真教他們也沒有辦法啊！

相見無情，雖咫尺也如天涯陌路；只有靈犀相通，雖萬里也拉不開彼此的距離。你說是嗎？所以我們故意的把距離拉長了，讓這段隱情更富含蓄、更富詩意！

……畢竟那些想做夢的時光成過去了，如今已不再是期待有夢的日子了。人已各在西東，換來的只是一份惆悵，一些根觸。你是否早已把我忘懷？你可有記錄那一個預備鐘的凝望呢？

——一九七一、十、廿二、越南西貢

漫談文藝

珊妮

何謂文藝？以我箇人的管見所及，這是一箇抽象名詞。應由各人親自細心去體驗，方能領畧箇中奧妙，再由自己的思維發揮。換言之：發揮得好，是一門藝術的表現。

吾人所指的文藝，是俱有真實動人的結構，怎樣方是真實、動人？這點是不能籠統而下斷語。因爲文藝的性質是有多項性的：

大凡文藝的作品，多是自叙傳性質，這是基於抒寫的方便，因一箇人的熟悉自己，總比了解別人透澈，叙述自己的經歷與題材。總比別人容易切實而詳細些，不然，作者若論及別人，每每因隔膜，而不能刻劃入微。叙述別人的事與叙述自己的確實，是必然的，在叙述別人的事，我們所得的憑藉，祇是記憶中的感覺與當事的話，——所謂當事人，自然是揑造的一箇主人翁，將這些材料加以調整，仔細下一番工夫，方能寫出各種心情和關係，至於明顯性格或角色，是需要塑造、這些心情，關係和性格、塑造，都是由推論所獲得。

文藝是含有創造的性質，換言創作是文藝的全真表現。感覺與感情是創作的元素，而想像却是它的骨髓。創造這箇字含有翻新的意思。是一種闢新的東西。所謂文藝的生活，價值何其小呢！說創造便不如此。我所言的創造是另造新生活，這所謂另造，驟然看來，似乎含蓄：能造、所造、方造、既造等。但在當事人，却毫不起這種感覺。

創造是另造新生活，則運用現有的材料，自然有自由改變。不必保留現狀，現有的材料，存在記憶中，對於創作的文藝祇是媒介罷了。

一篇不朽的文藝作品，是包含有：真、善、美三個質素，是總結前一代的文化，代表時代的思維，培育出新的文學種子。故此我們要筆爲文，不要忘却文心與文德，才華猶在其次。吾人應要以自由的生活觀感，更應以自由的文藝思潮，發揮出文藝燦爛的一頁啊！

關於雨徑

十四郎

讀了筆壘之遊一文，我很興奮，因為我那篇刊在筆壘的拙作：「雨徑」，得到了敬煜文友的垂青，而且還詳細地挑出許多處理不當的地方。

敬煜文友說：走入「雨徑」，我總覺得既「豎腳」而又「隔地」，可以見得他讀此文時，是這樣的無可奈何。在我寫此文之初，我覺得一篇文章盡是寫愛情肉麻的，未免過於俗套，所以我便開始嘗試，以散文的筆觸撰寫出一篇雖描述愛情，但那種情懷却是含蓄得只讓讀者細細體嘗得到的短文。誰知寫了出來，却讓敬煜文友讀後，有一種「豎腳」而又「隔地」的味道來，這點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

那篇文的綱要是：主角為了逃避一個自己所不愛的人，適巧有一個在僻村執教的朋友卧病，而要我他代課，所以主角就認為這該是暫以逃避感情的一種藉口，誰知遇到那兒，却和他朋友的妹子互相投緣，致又墜入另一個感情的旋渦。但當那朋友的妹子知道了他在堤城有一個相熟的女孩子後，便知機地退出感情的枷鎖。而主角身為一個教師，當然對於愛情方面，不免有些保守，所以也就沒有把這段淡淡的情感擴張起來；只把那段淡淡的情，來融合一下現實的境況，務使到這篇文能不像其他普通小說中；有一種幻想出來的際遇。但敬煜文友看到愛情不尊一的一面，也許是指指到最後主角是要回到主角自己的地方吧，這點，也是我想寫現實愛情的一種嘗試。因為主角只不可能在此長住的，況且主角在堤城還有自己的工作，這是強調主角必須回去的描寫。

至於說到前後矛盾這點，却又使我不得不重述一下前段與結尾的寫法；前段是說主角將要離開，因為他在那兒不長不短的住了三個月，所以多少也有些情感留在那兒，何況還有那段淡淡的情，滯留在他胸臆裏呢，最後那段也是要寫出他離開那兒的情景，以便前後互相呼應。

綜上所說，無非都是為「雨徑」作一小小的解辨，以一吐我寫「雨徑」時的腹稿，希望文友們能與我同砌磋，謹此謝謝！

寂寞船

郭鈞

——神思划着一葉小舟，盪漾在寂寞的領域，那葉小舟，載着幾許落寞；正在不住的沉吟……。

當生活的熱潮靜止，澎湃過後的那段日子，想再重拾一些高潮的回憶時；老人的動態就撲向青春的容顏。

高潮過後——船兒輕輕擺動的搖籃，落寞就穩穩地爬上甲板。

寂寞船的四週，已不知何時變成死湖，任你怎樣去划動槳兒、擺動舵兒、煽動風兒，煞死水只冷然的亮出那一面蒼白無情的死臉，硬崩崩（二字石旁）着要船兒滯在它默默的裏面。

很想讓寂寞船凌空，但——生活是拆御寂寞船的翅膀的兇手。

載着的回憶，自艙中拖出甲板，一種種的過去就呈赤裸地紮着自己，迷惑自己，令自己在死水裏掙扎，還恐着過去的澎湃，怎不把自己帶向生命終站，而必定要像停站的巳士般，慢兮兮的停停駛駛？

也許：這個想望太多奢吧！寂寞船的高空又罩上翳心的黑雲，但那朵黑雲並不是諍造暴風雨的使者，它只把一些隱現的悲感感，使寂寞船家得更憂鬱，讓生活情緒變得——多彩。

一陣風吹來，艙的窗兒溜出一些過去的歡樂，（四周圍的水還是死死的凝滯）於是；看到了過去的歡笑有——甜的、痴的、傻的……

又一陣風吹來；艙的窗兒又溜出一些過去的興奮，再也看到了自己的忘形，有像變態的妻晶。繼而……也清醒的看到朋友在自己的忘形中，悄悄的對自己有了惡感，往後或會消失在自己的界限。

把船窗閂了吧！過去的自己也太過了！

寂寞船的空間又回復，再掉入孤僧的禪心。「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是風在遠處

的吟哦。

漸漸……死水變成冰塊狀了，寂寞船說：「該有解冰的日子！要讓冰早些兒解凍，那就需要酩酊自己，東坡也不外如是嘛！而且，也唯有李白的飲，李白的名才遺傳萬世。」

寂寞船麻醉了自己，船下的冰塊狀開始解凍，也隨着風的吟哦，船抖顫着自己落寞的「心體」，嘆語着滿腹莫明的嘈嘶。

醉了，彷彿李白在眼前寫詩呢！他長長的袖褲擺動得挺瀟洒的！嗯！也讓我寫上一篇悲的詩章吧！

不知何時，冰塊狀完全解凍了！

寂寞船也悠悠地駛航，航過青春，也過過暴風雨，也曾駛至迴風港……就這樣駛進了生命的歸宿。

脫稿於民六〇、十月

□若寒□

夢中情痴

讓我告訴妳
現實是殘酷無情
我認為如此
因三番四次
使我享不到現實的好處
為何這樣捉弄我
只有抱着滿懷傷心
訴給妳知（夢中）

當我失望時
只有在夢中尋覓
尋覓現實所沒有的好處
尋我夢中伴兒
然而，在妳心裏
還是一點也不知
我後悔　他人比我先
我比他人遲
我來時　名花已有主
我無可怨天尤人
歎自己為何總比他人遲……

但我心之深處
仍思念妳
仍當妳是夢中安琪兒
別怪我如此
體諒我對妳之痴
願妳聽我肺腑細語
讓我永活在夢中
享那夢中的美處美處……

台北壹扎

惰愁

野宇

飛過千重山，萬重水，重臨祖國的歡愉，加上再見故人的雀躍，縱然短暫的旅程，也夠我一生遐思。

台北天氣正好像熱氣騰騰的饅頭，街上，無論白天或晚上，行人都是那樣匆匆忙忙的穿梭不停，好像其歷目的都沒有，只為了享受那份共擁有的時間。

電影院門口熙熙攘攘的人羣，商店，酒家的霓虹燈亮得如白晝一樣，衆目四顧，無法把過去的拼湊起來，好像沒有一絲一毫的痕跡，遠處飄來的歌聲，音樂，人們是否正從腐蝕中追尋歡樂？我彷彿置身於一片異地的圖地裏。

慢慢的踱進校門，慢慢的踱過繽紛的校園，在那充滿特殊風味的校園中，每一片花瓣，每一枝草葉裏，都有着我們，今着笑揚着方帽的身影，那一連串甜蜜的四年，就在揚一揚那一頂四四方方、硬挺挺的學士帽別了，鳳凰木下一線蔭涼，再沒有我們的一羣了，拖着迷惘的脚步，遠視着那黃昏的彩霞緩緩地消逝，夕陽沉落在羣山的遠方，昔日的溫馨，昔日的友情，都如一襲遠遠的暮衣，一剎那間，全感染了白茫茫的一片，一陣虛空，我不知何去何從！

囑咐，叮嚀，充溢了整個空間，轉瞬間已消逝

在渺茫的蒼穹，此刻，我的手雖然依舊極力揮動，而內心却流着淚，軋軋機聲喚醒了昏迷的心靈，記憶起妳說過：「花落花開本無悲，奈何別離滋味永無休，今夕君御白雲去，贏得相思惆悵點點愁」。。祖國哪！但願你的河山在記憶中永遠鮮活。

小啓

本刊自下期起，內容及版面全部革新，以滿足讀者需要，敬請留意。

稿例

本刊園地公開舉凡小說、散文、文藝評論、詩、譯稿（需附原文）等，均表歡迎。

短篇創作以不超過一萬字爲佳。

本刊對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者，請於稿端申明

凡取用的稿件，一經刊出，本刊即敬致薄酬，以表謝意。

一切來稿如需退還，請於稿末說明，並請附回郵。

來稿請用原稿紙繕寫，字體不要太潦草及橫寫。

並請賜示真實姓名、通訊地址和暗碼，發表時筆名聽便。

稿經刊出後，可於兩月內憑姓名、暗碼到本社領取稿酬，逾期不領者，作卻酬論。

來稿請交本社徐君收或交徵稿處如下：

堤岸范敦街十號之十一號收。

西貢陳國全街一三三號黃君收。

堤岸成于街六七二號劉小姐收。

編後

本刊第二期出版以來，接獲讀友們的來信比前次更多。令我們感動的是，大部份的來信；都是年輕而熱情的讀友，不斷地給我們提出了許多具有建設性的批評和指導！這些愛護的心意，更增加了我們的信心。今後，「筆壘」同仁，將更精神抖擻，再接再勵，務使這份刊物辦得更好，以答謝讀友們對我們的厚望！

當然，在初辦期間，我們並不諱言其中確實有很多不理想的地方。諸如版面的不夠美觀、內容的不夠充實等等。這些，我們今後將會逐漸改進、革新。然而，單靠我們單方面的革新和改進是不夠的，因此，我們唯一的要求就是，盼望熱情洋溢的讀友和文友們能多多的來信指導，多多的來稿支持！

近來，在越華文壇來說，現代詩似乎越來越蓬勃了。而走現代詩的路線的文友，也隨着越來越多。當然，也有一部份的讀友和文友是不喜歡現代詩的，說現代詩是什麼「謎語」、「密碼」和「晦澀難懂」。現代詩是密碼嗎？是晦澀難懂嗎？關於這一點，本刊今期特選用了無塵輯的「現代詩是晦澀難懂嗎？」一文，對現代詩作了一個很中肯的批評。本刊願站在第三者的立場，聽聽各方文友對現代詩的感想和意見。希文友們來稿支持。但是，我們有一個原則：祇能提出有建設性的批評，不能惡意中傷或謾罵。

有許多讀者來信談及黃廣基的「十年」，對於最後的結局，尤為關心。現「十年」經已在本期全部刊完，結局出人意料，令人感動，閱後回味無窮。

最後，我們要說的是：文藝的路是遠遠而漫長的。我們雖然向前跨出了第一步，但是，使我們有勇氣和有信心往前走下去的，仍是讀友和文友們在這條漫長的路途上所給與我們的更多的批評及指導、更多的鼓勵和掌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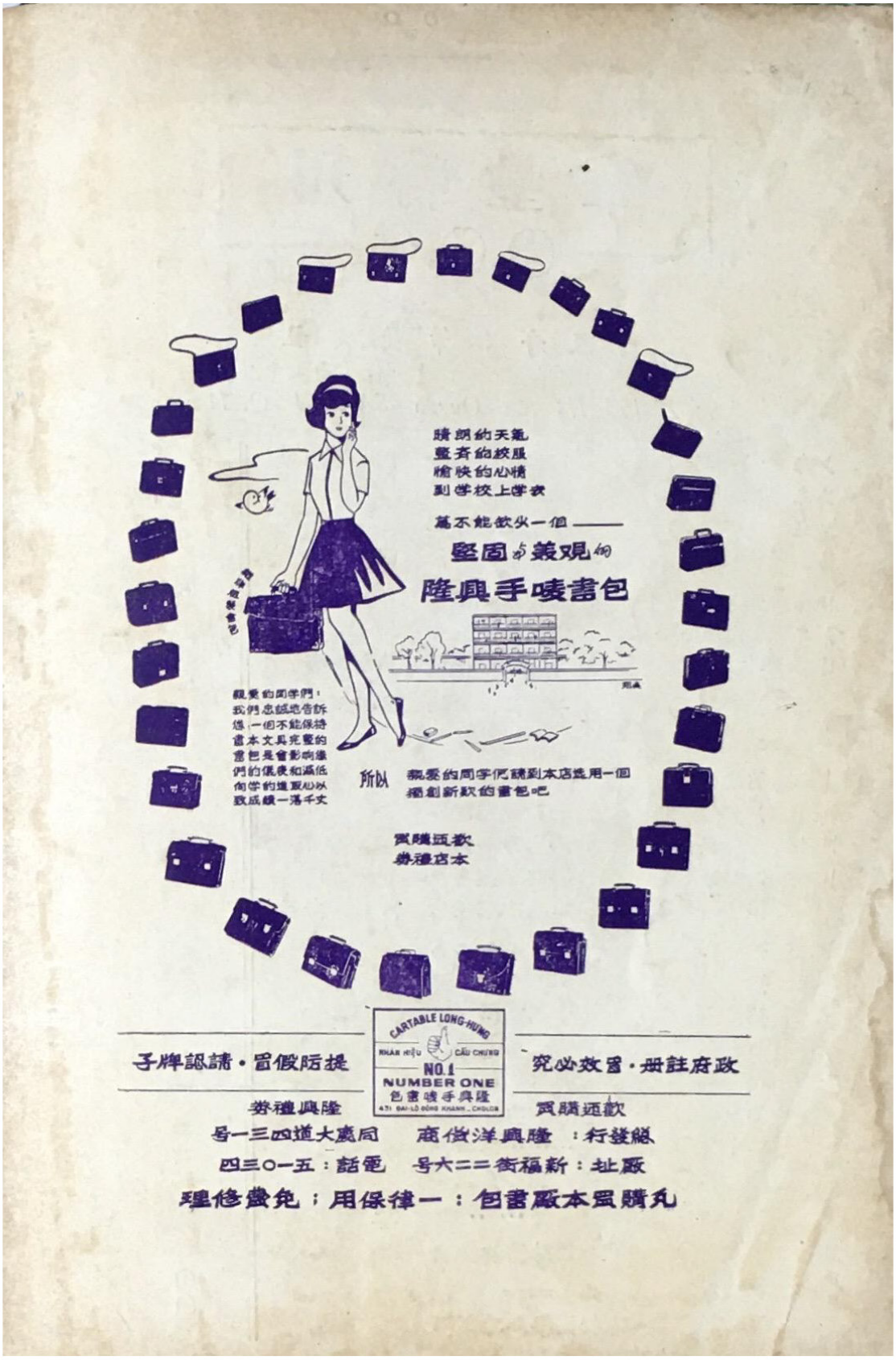
筆墨特刊

出版者：筆墨文社
社址：堤岸何宗權街三百二十一號巷內五十三號
Số 221/53, Hà - tôn - Quyền SAIGON Q. 11

目錄

訂價每本：60$

書 牽 狀 …… 一
前 棚 詩 文 ……
現代詩是醉漫雜憶？ ‖ 短章 …… 一
浩 洋 無產 ‖ 短篇小說 …… 二
大 雨 無產 ‖ 本期導讀 …… 三
谷 中 一 貝 風 …… 四
影 形 中 …… 五
心 小 深 凱 寒 …… 十一
文 文 若 小 …… 十一
友 方 驗 文 …… 十一
瑞 貴 秉 江 大 明 良 流 …… 十一
曾 黛 祥 …… 十一
卵 天 翔 …… 十一
黃 黃 廣 基 梅 …… 十一
黃 黃 愚 泉 …… 十一
蝴 四 十 …… 十一
野 郊 …… 十一
宇 銘 印 妃 …… 十一
台北一扎愁情 …… 十一
寂寞船雨徑 …… 十一
國於雨文集 …… 十一
記鎮鄉現 …… 十一
十年鎮 …… 十一
車運鍵 …… 十一
近代映片 …… 十一
學 …… 十一
秋斷想 …… 十一
晨的家語 …… 十一
夜半雨的淚意 …… 十一
才爛漫的鮮艷 …… 十一
守湖樓明月 …… 十一
病情夢中 …… 十一
斷弦 …… 十一
雨在芭蕉 …… 十一
向晚的秋 …… 十一
老者言的 …… 十一
酩酊的你 …… 十一
九月的中國哦中國 …… 十一
華 …… 十一
但願你能讀到 …… 十一


晴朗的天氣
整齊的校服
愉快的心情
到學校上學去
萬不能缺少一個——
堅固而美觀的
隆興手嘜書包
親愛的同學們：
我們忠誠地告訴
您一個不能保證
書本文具完整的
書包是會影響學
們的儀表和減低
向學的進取心以
致成績一落千丈
所以 親愛的同學們請到本店選用一個
極創新款的書包吧
買賺返款
券禮店本
CARTABLE LONG-HUNG
NO.1
NUMBER ONE
包書嘜手興隆
子牌認請・冒假防提
究必效害・冊註府政
券禮興隆
買購還款
号一三四道大處局 商做洋興隆 ：行發總
四三〇一五：話電 号六二二街福新：址廠
理修費免；用保律一：包書廠本買購凡

「筆壘文刊」影印合訂本